

目前高校引进诺奖得主是从战术上来考虑,希望他们马上“带领部队突击”,但高校发展真正需要的是战略,是长远的规划和布局。

# 引入“诺奖”得主,不能只看“帽子”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现如今,在大学的报告厅里,常常会上演这样一幕——在一场学术报告会开始之前,为了抢到座位,有的学生没吃饭就早早赶到现场;报告会期间,过道里也被挤得满满当当。而这场报告会之所以如此受学生欢迎,原因仅仅是报告者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近年来,随着高校和政府对于诺奖得主引进的重视,像这样由他们带来的学术报告已屡见不鲜,诺奖得主在高校承担教学任务、带领科研团队或实验室的现象更是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双一流”战略实施之后,国内高校的“诺奖热”更是愈演愈烈。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高校引进诺奖得主的热潮?对于高校而言,引入诺奖得主,其“性价比”究竟如何?

## 依然是一场人才争夺战

自“双一流”战略实施以来,各高校可谓“求贤若渴”。除了在国内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之外,高校更是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寻求“海外高层次人才”。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短短几年内,就已经建立起三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引进了四位诺奖得主。该校更是计划开设“诺贝尔班”,为学生配备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等在内的世界一流导师。

“引进诺奖得主是目前高校人才争夺战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把人才争夺战的战火烧向了国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说道。

不难看出,在“高层次人才”如何评定这一老话题上,人们仿佛又将目光对准了最为简单的标准——人才的“帽子”,而诺奖得主无疑是一顶被世人所认可的大“帽子”。

不久前,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在网上看到了某高校的一则招聘信息,一开始的内容就是该校有多少名全职诺贝尔奖获得者、多少名院士……“诺奖得主这个称号的影响力是很强的。”喻海良表示,把诺奖得主放在头条的确抓人眼球,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毕竟大家都愿意去高水平人才聚集的地方。因此,这对于招揽人才还是很有帮助的。

除此之外,喻海良还解释道,一些诺奖得主虽然年事已高或已过学术黄金期,但是他们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仍在,诺贝尔奖的头衔能够对高校在大学排名、获取资源和项目上有所助益,“在引进诺奖得主的背后有利益上的权衡”。

但是,这些利益“权衡”之后,诺贝尔奖“帽子”之下的人是否是高校真正需要的人才呢?

## 盲目引进诺奖人才不可取

此前,喻海良曾经一直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工作。但就在2017年,他却宣布回国,这件事在当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也这样的经历也让喻海良对于国内高校的人才引进有了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一些自己的理解。

喻海良表示,科研创造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大成果都需要时间的积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诺奖得主的成果,很多都来自其若干年前的研究。比如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赤崎勇和天野浩,凭借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共同发明的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

“一般情况下,诺奖得主可以看作是一个驰名商标。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基本上都源自科学家几十年以前的创造,这些诺奖得主在那时很辉煌。但今天他们是否依然活跃、充满创造力,就另当别论了。”他说。

对此,别敦荣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今,在高校花重金、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引进的诺奖得主中,年轻的创造者很少,更多的是功成名就者,但他们却不一定还有足够的创造力。更有甚者,有些高校仅仅是盲目跟风或为了装点门面,并未结合学校自身的发展需要。”别敦荣说。比如,曾有国内高校引进80多岁高龄的诺奖得主,别敦荣质疑,除了其诺奖得主的“商标”和社会影响力之外,这种人才引进的实际推动意义和效果何在?

“引进诺奖得主是正常的人才流动,是国际人才市场和中国人力资源的接轨,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其背后的一些问题还须警惕。不能像国家之概活名钓誉。”别敦荣说。

此外,他还表示,引进诺奖得主要注重实效性,学校校庆邀请诺奖得主参加,邀请他们做讲座、参与学科评审指导等都无可厚非。但“花大代价只赚个吆喝”,对学校无实质性帮助,这样的引

进是不值得的。“具备诺奖水平的国外专家教授不在少数,还有很多学者甚至比诺奖得主的水平更高,只是没获奖而已,高校不能单纯看‘帽子’。”

别敦荣提醒,还有一点需要重视,即任何诺奖得主的成果取得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团队、氛围、环境、学术文化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引进时不能只管引进,不管相关因素的营造。否则,即便诺奖得主来了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 挖掘诺奖人才须找“潜力股”

距离美国洛杉矶160公里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原本只是一所不起眼的学校。然而在1998年至2004年的短短7年间,这里却涌现出了6位诺贝尔奖得主。该校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主要归功于一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伯乐”——该校第五任校长杨祖佑。他独具慧眼,邀请多位教授、学者来到学校,即使他们当时并无建树。正是这些“潜力股”后来的成就,使得该校成为了美国科学和工程学者向往的教育圣地。

“高校需要引进的是具有创造力和潜力,并且能够在其学科领域带领团队创造下去的人才。”喻海良说,目前高校引进诺奖得主是从“战术”上考虑的,希望他们被引入后,马上就能“带领部队突击”,但高校发展真正需要的是“战略”,是长远的规划和布局。“对于高层次人才,高校领导眼光应该放长远。目前我们更注重‘此时此刻’的人才,希望在短期看到人才的价值。但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要想有重大突破,就必须花重金把年轻有为和将来能够夺得诺奖的‘潜力股’挖过来,这将更加有效。”

# 好男儿,去当兵

■本报记者 王之康

时间进入4月,春意万物葱茏中愈加浓厚了,而自2013年全国征兵时间改为夏秋季开始,青年参军的激情也在越来越绿的绿意中迸发,这当中,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自2008年启动大学生征兵工作以来,十年间大学生征兵人数和比例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7年报名人数突破135万人,征兵比例从2008年不到2%上升到2017年的53%。

那么,当前大学生征兵工作呈现出怎样的现状?在军营里,大学生们又能得到怎样的锻炼?对于参军,当代大学生们又是怎样一种看法?

## 大学生参军渐成“风尚”

“随着强军兴军步伐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对新时代有志青年从军报国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当前高校大学生兵员已经成为部队高素质兵员的主体和主要来源。”在南开大学人民武装部部长赵清泰看来,当前高校征兵工作主要有三个特点,这是其中之一。

此外,从兵员成分结构看,当前高校征兵学生来源正逐步由在校大学生为主向毕业生为主的转变;从学生参军的学科布局看,随着高科技武器装备加快列装部队,高技术兵种需要越来越多理工科大学生兵员。

而大学生征兵人数和比例之所以能实现历史性突破,赵清泰认为,这背后是有多种原因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铁腕反腐,强力推进强军兴军改革,部队的风气一新,结构一新,面貌一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让国人有了更多的自豪感,对新时代有志青年参军报国有了更多的吸引力。比如2017年,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8名南开大学大学生,就是在强军战略和强军思想召唤下,携笔从戎,走向军营的。

同时,为了吸引大学生高素质人才走进军营,

军队有军队的任务,军营有军营的规则,军人有军人的纪律,那是一个紧张艰苦的世界,也是一个火热多彩的舞台,个性要服从于共性,个人要服从集体,坚守要战胜诱惑,奉献要面对决自私,寂寞要面对繁华,只有战胜自己、战胜困难,才能无往不利、无往不胜,谱写灿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与其他几个退役大学生共同发起了一个军事素质拓展训练营,帮助自制力较差的大学生,每期30人,到日前共开展了两期。“这也正是发挥我们退役大学生的优势。”

在赵清泰看来,对于青年人来讲,有没有理想,有没有抱负,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这是至关重要的品质。

“从军报国或许只是奉献两年,但当过兵会让人骄傲一辈子。”赵清泰说,与没有人伍的大学生相比,复退返校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更加自律,更有条理,学习的目标和个人追求更加明晰,而且能够从更加开阔的视角看待和克服逆境与困难,更坚韧和富有韧性,思想意识、精神品格更加健全,更加积极向上。

“部队锻炼了我的自制力和时间观念。”此刻回想起来,李永超说,是新兵连的那三个月让他迅速完成了从地方青年到解放军战士的蜕变。

每天早晨的起床号一响,他就迅速起床、整理内务,开始一天的训练,时不时还要全副武装跑五公里越野。“所有人步调一致,歌声、口号声嘹亮,青春的热血豪情就在不知不觉中充满了全身。”

去年12月,李永超还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

李永超发起第一期训练营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6级学生赵佳琦就报名参加了。“我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规定时间一起上自习等,一共进行了20天。感觉那段时间自制力好了很多,生活也很有规律。”赵佳琦说。

前段时间,南航一发布征兵的信息,赵佳琦就报名了。“其实我一直都有参军的梦想,父母也

很支持,高中毕业之前还报了军事院校,只可惜后来没去成,所以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在他看来,军营里可以锻炼自己持之以恒的精神,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加坚定的信仰,而这在高校里并不容易达到。

作为一名“老兵”,李永超说,并不是所有人当兵都会经历枪林弹雨,更多的时候,还是过很平凡的生活,比如做内务、打扫卫生、重复训练等。“但我的连长曾说过一句话,就是做任何事都是一种锻炼,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锻炼,关键是如何调整心态,在平凡中感悟不平凡。”

对于有志于在军营中历练摔打、建功立业的时代青年,赵清泰表示,从军报国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军人,可以让他们有一段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如果带着过分功利目的参军入伍,你肯定会感到处处碰壁,会有很长一段失落期和不适应,甚至会形成对军营、军人理解与适应的错位。”赵清泰叮嘱道,也不要抱着过于理想化的心态走入军营。因为军队有军队的任务,军营有军营的规则,军人有军人的纪律,那是一个紧张艰苦的世界,也是一个火热多彩的舞台,个性要服从于共性,个人要服从集体,坚守要战胜诱惑,奉献要面对决自私,寂寞要面对繁华,只有战胜自己、战胜困难,才能无往不利、无往不胜,谱写灿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 中国大学评论

近日,武汉理工学院三年级研究生陶崇庆毕业前自杀,引发社会广泛关切,也引发对大学正常师生交往边界的反思。清明时节,一件旧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多位北大中文系同学实名指认当年的一名大学老师性侵犯一位女生,导致该女生跳楼自杀。这两起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师生的非正常交往发生在家庭中,学生成为了教师的“入室弟子”。从微信记录看,陶崇庆对教师进入家中的“召唤”/“命令”言听计从,对师生交往正常边界的毫不了解,不小心进入了师生交往的危险空间。

雅恩贝尔斯将有史以来的教育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带有“灌输”“照本宣科”性质的经院式教育;二是师徒式教育,这种教育中,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爱戴带有绝对服从的特点,教师的权威具有绝对力量;第三种是以师生平等为特征的苏格拉底式教育。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中国教育既带有极强的“灌输”特征,也因孔子的教育模式引导,师徒制成为中国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入室弟子”概念就源于《论语》。

在《论语》“先进篇”中,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于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这段话虽是一个比喻,但仍然反映了当时知识论的背景和师徒制下教学、学生分类的实际特征。第一,在知识不公开发表并仍带有“秘传”色彩下,师傅会对徒弟的禀赋和前期学习情况进行考核鉴定,进而将徒弟分类并因材施教。有些徒弟禀赋不佳、前期学习不努力,因而只能“入门”,没有机会“升堂”得到师傅进一步教导。有些徒弟禀赋尚可,前期学习努力,因而幸运“升堂”,子路即是此类,但这样的弟子仍无法得到同门尊重,“门人不敬于路”。第三类徒弟很少,他们被师傅选择为“入室弟子”而有机会得到师傅亲传,取得师傅所认可的成就。师傅对“入室弟子”的选拔除了包含资质禀赋的考查之外,还包含对弟子的“道德”判断,其中“是否听话”是“道德”因素的关键,因而具有很强的“控制”内涵。入室弟子获得了师傅亲传并有可能接受衣钵,师傅必须确认“入室弟子”未来不会颠覆和改造自己的学说,成为入室弟子的选拔必须包含对弟子是否听话的反复考验。从徒弟角度看,成为入室弟子将获得门人群体的广泛尊敬,获得额外的赏赐,如更多的出师机会,并意味着可能继承衣钵。

在现代知识论背景下,师傅的私传权威不复存在,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由于公开发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教师不再掌握独特的高深知识,也根本不再具备秘传知识,学生对教师学问的了解可以通过课程、讲演和文献获得,教师必须迅速发表自己率先获得的新知识。由于学术共同体扩大,学生还必须突破单一教师的束缚而向很多教师学习,因而完全没有必要成为单一教师的入室弟子而被教师选拔、考验和引荐。教师引诱学生的核心在纯粹知识背景上已然成为虚幻。由于漫长封建时代的影响,由于我们对儒家教学论的反思还不充分和深入,因而“入室弟子”仍具诱人一面而未被充分警惕。当下,在艺术、技艺和武术门派中,严格的师徒承袭关系仍然有所保留,许多人自称或仍骄傲地被称为“入室弟子”,虽然他们并未认识到新时代这一称呼同时包含着“不会创新”的贬义内涵。

有些教育史研究者努力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溯至汉代,但从“师徒制”角度看,这类努力是乏力的,我们应当坦率承认,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并不长,去除封建师徒制陈腐因素影响的任务仍非常艰巨。当下,我们需要从教师、学生和高校三个方面,去除“入室弟子”概念,明确师生交往在空间方面的危险边界。这是“亡羊补牢”的前瞻。

教师不能召唤和命令学生进入自己“家里”或单人旅馆等真实空间,学生也不能进入教师“家里”。教师与学生交往的真实空间在本质上应是“公共的”。教师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可以作为交往空间,但物业应该有教师办公室的钥匙,师生交往时房门应积极开启;师生交往可以在公共讨论空间,比如咖啡馆、讨论室和公共廊道。

短期内,如下踏实工作较为迫切。第一,各校教师发展中心在新教师培训中,在研究生导师培训中,应当增加当前案例的讨论、对封建“师徒制”的反思。与此同时,高校师德师风中也应增加对师生交往空间的明确限制。如果有证据表明有教师突破了空间的危险边界,学校应当对该教师提出严重警告。第二,新生入学和学生教育中,家长和学生工作工作者以及老生,都要向新生反复明确师生交往的危险空间边界,告诉他们新时代教师私传权威已不复存在。如果学生报告边界被突破,应帮助学生调换导师并提供其他必要帮助。第三,师生交往对于大学十分重要,因而公共交往空间的建设应当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已积极行动。例如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楼内、二教内、农园食堂和学一食堂、医学部教室大楼都增设了咖啡馆,但显然远远不够。大学需要将所有食堂都会全开放,进而依据交往、讨论和吃饭的共同需要,对食堂灯光、桌椅、管理体制等进行改造,使食堂成为全开放的咖啡馆。

# 「入室弟子」与师生交往的危险空间

卢晓东